

旅途快乐丛书

炼狱和天堂

马 力 著

1344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旅途快乐丛书

炼狱和天堂

马力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唐志辉

封面设计：赵海

技术编辑：施洪涛

旅途快乐丛书
炼狱和天堂
马力著

※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)
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※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6.25 字数：110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5000 定价：2.40元

ISBN7-5032-0308-0/Z·58

自序

我写东西一向很杂，各种文体均有心浅尝，微型小说算做我喜欢的一种。

我认定驾驭大题材不是自己的长处，仿佛没下海的票友，虽然也爱唱两口，可不敢叫琴师将弦子调得太高，惟恐喊破了嗓子在内行面前现眼。不过，对小角色还是自信能够充任的。简单地说，微型小说写得较多，且以它自居过一段。现在选出这54篇编成一册书，可以给前几年的这类创作画上一个标点。

我把微型小说看作是中国小说之原初形式。魏晋南北朝的志怪、轶事，唐朝传奇，宋代笔记，古人已有很好的传统，每每读及，求道的心也愈显强烈，时常幻想着将那一点神韵化在自己的笔墨里。

文学体裁众多，却是一株大树上开放的花，同一条根子植在泥土里。我体会，微型小说可取法传统的白描，也可融入抒情诗的成分，或仿佛一则寓言、一段杂感、一篇小品、一首短歌也别无什么可否。我也写散文或者诗歌甚至杂文，但我从没把微型小说和它们混合，毕竟是同根上的异枝。我不过在写法上有了渗透，这属于表达上的杂移，时髦的讲法叫做优化。会不会造出畸形的艺术？可我仍把

这视为塞翁之得。

写作品用什么文体，不好强求，这多半是题材在起作用。生活中的—缕感觉、一种情绪、一个印象、一幅画面，是适合以微型小说的形式表现的。硬伸长来写，只怕膨胀得不易躲藏文字和辞藻的空虚，很难精粹。微型小说形成了自身的美学风格，它不应被看轻。

我近几年写的微型小说的部分作品摆在这里了，这些已经属于历史的文字，仿佛秋天田野上的果实，回答着阳光的赠予。果实的成色如何，我不好先下一个结论，也实在没有必要置喙。我虽未专攻词曲之学，但乐意让这一册作品成为读者哼在嘴边的小曲儿。

应该好好谢谢中国旅游出版社，以编辑的辛劳使这一本书刊行。他复何所求哉！我是怀有很深的感激的。本来，这番话应当放在此篇序文的前面才好。

1990年清明于北京

目 录

人生风景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○撮爷 | 1 |
| ○砍爷 | 4 |
| ○远客 | 6 |
| ○一面 | 10 |
| ○附骥 | 13 |
| ○木偶 | 16 |
| ○禄蠹 | 19 |
| ○名片 | 21 |
| ○赞助 | 24 |
| ○她是谁 | 26 |
| ○花落时节 | 33 |
| ○倨恭之间 | 37 |
| ○胖子和瘦子 | 40 |
| ○炼狱和天堂 | 43 |
| ○众里寻她千百度 | 47 |
| ○关于办公室桌椅 的布置问题 | 50 |

新潮世界

- | | |
|-----|----|
| ○夸夫 | 52 |
| ○街头 | 55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○硬功 | 58 |
| ○雨花 | 61 |
| ○浮萍 | 64 |
| ○巧妹 | 66 |
| ○世风 | 71 |
| ○女影星 | 74 |
| ○青春梦 | 77 |
| ○会前曲 | 80 |
| ○送稿与取稿 | 82 |
| ○忧伤的秦俑 | 84 |
| ○小城的故事 | 87 |
| ○他从前线来 | 92 |
| ○镜子里的秘密 | 96 |
| ○失踪的模特儿 | 98 |
| ○哈胖子失窃记 | 101 |

彩色情绪

| | |
|-----|-----|
| ○痕 | 105 |
| ○心迹 | 110 |
| ○忏悔 | 117 |
| ○债务 | 119 |
| ○晚香 | 122 |
| ○雕塑 | 125 |
| ○秋歌 | 130 |
| ○落叶 | 133 |
| ○柳娘 | 138 |
| ○隔膜 | 14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○太阳花 | 147 |
| ○梦白先生 | 153 |
| ○寒鹤先生 | 156 |
| ○黑色的痣 | 159 |
| ○人约黄昏后 | 162 |
| ○车外雨潇潇 | 168 |
| ○绿色的呼唤 | 172 |
| ○冰层下的阳光 | 175 |
| ○淡红的丁香花 | 179 |
| ○心中飘过红云 | 182 |
| ○小巷外，有一片 绿色的湖水 | 186 |

人生风景

撮 爷

他本极瘦，竟叫那硬骨在黄色脸皮耸出嶙峋山峰。自从成为业余影视评论家，他便白胖。因为时下的一些导演学会了宴请的功夫，一桌酒席，就会让那类贪杯嗜肉的笔杆子用文字来把作品喝彩，本不如何优秀的影视片也能够有了身价。这样，就怨不得脂肪把他浑身的线条膨松起来，且一双不很大的眼睛渐渐被浮肿状的肉褶挤到角落。

就有促狭鬼赠他别号“撮爷”。

撮者，京城新潮词汇：两片嘴阔如巨瓮，将那美味佳肴凶猛拢入腹中之谓也。撮爷吃起公宴，就这番模样——嚼声大作若醉鼾，两腮甩得滚圆，且伴随哈哈大笑，只有酒囁儿能把这惬意笑声顿住。

也实在无法叫撮爷不去乐：只消观摩影视片，再把那笔在纸面上随意一抹，香香地就有盛宴可餐，源源便便有稿费入囊，且声名远播长城内外，效益真是大大的。

这日，撮爷来芳华宾馆看片，大模大样前排坐。这是一部改革题材的电视连续剧，五集一气歇

完，列位看官，~~最风去~~，便入席。可那二菜一汤却叫撮爷提不起精神，眉宇就浮有阴云。主人是一地方电视台导演，陪笑说：“改革年代嘛，咱们也得把大吃大喝的风气刹一刹！”

撮爷心中暗骂：哼，甬唱高调儿了，整个儿一个花钱穷算计的抠门儿！

没能撮舒服，撮爷自然就认为极亏。那导演偏又找上门，意思颇分明：叫撮爷写篇评论文章，好叫那连续剧一炮打响。导演把眼睛笑得不能再柔和。

草草送客后，撮爷忍不住腻味，认为此君缺少艺术家的风流气质，寒酸如一穷汉，便愤愤抹出一则文章，什么新公式化呀，概念的附会呀，等等，很将那连续剧挖苦一番，心中自然获得一种快意的满足。

文章发表很有一些日子了，那导演居然找上了门。撮爷沉下胖脸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

寒暄过后，便入了正题。

“你老兄写那样的评论，是不是火气太盛了？不少人要同你争鸣哩！”导演的脸色依旧很平和，“其实，我也真傻，作品拍出来是给广大观众看的，而不是一两个评论家。”

把撮爷吓了一跳，却照例绷紧面皮，说：“你在吓唬我？不管别人怎么议论，我决不改变观点，原则性我还是有的！”

导演嘴角挤出一缕浅笑，说：“那好，你就跟我走，还是芳华宾馆。”

撮爷的眼睛蓦地一亮。

“没想到吧，我们那部连续剧偏偏获奖了，呆会儿就开表彰大会，会后还有……规格不低哩！”

导演故意不把话讲顺溜，冷眼瞟对方。

啊，撮爷心中很是委屈，但又横一横心：这个机会不能丢。便慌忙追着离去的导演喊：

“等等，我就来，不就是写篇捧场文章吗？”

唉，撮爷真是胖没了骨。

砍 斧

“这么说，真是一点儿指望也没有啦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哎呀呀，瞧你把脑袋点得多轻松。我这篇稿子可是下了大功夫的。一连三天没合眼，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串起来的，容易吗？你还给毙了，不觉得太过份了吗？”他理直气又壮。

我忙解释：我们是水利电力行业的专业报，有特殊的要求，不刊登计划生育的稿子。

“可你不能不承认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。”他逼近我一步。

“请你小点声，大家正在办公。”

“也请你别转移话题。说轻点儿，你这是怀疑我的修养水平，是不礼貌的要求。说严重些，你这是偷换论题，是逻辑学中列举的一大忌。”

楼下响起轿车的喇叭声。

“我一个外地人是出差顺便送稿子的，也是对咱们报社的关心嘛！”他喋喋不休，“好吧，这篇不行，就不勉强了，可你总该给提供点报道信息吧，别叫我真的白跑一趟。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很难讲得太具体。比方现在国家提倡增收节支，水利电力系统在这个方面有哪些新动向，写成消息或通讯……不过，方才看你的工作证，你不是这个系统的职工……”

“你这是否认各行业之间的横向联系了？”

我哭笑不得，说：“那好，你只管写稿子来，在稿件面前，咱们人人平等。”

他猛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真是仙人指路！要说反对浪费，节约开支，我心里装的事儿海了去了，我们单位旁边就是电业局，真不象话，局里的干部，大大小小争着给自己家里安电话，花起公家的钱，甭提多慷慨哩！好，我都给这帮家伙兜出来！”

轿车喇叭又一阵叫。

“甭理他！刚才下火车时，车站前雇了一辆出租轿车，我叫司机在楼下等着。这该死的家伙，催上啦。也真是的，着哪门子急？反正按每小时八块钱付给你钱就是了呗！”

“哟，那实在不敢留你了。”我暗吃一惊。他已经在这儿“砍”了不短时间。这位“砍爷”！

“没事儿，回去有公家报销。他一歪脸，咧嘴儿乐了，又把我还给他的那篇稿子一扬，“我再跑一趟《计划生育报》，拜拜！”

我叹口气，真不知几天后，他会写来一篇怎样的“增收节支”的报道。

远客

有一帮闲得不耐烦的家伙专爱编怪话：一线盛气凌人，二线平易近人，三线到处求人。瞧把我们这些当干部的糟蹋得没了模样。对了，我早就离休，不能再站到当官儿的行列中强充人物。即使当初，我也不懂什么叫盛气凌人，现在我横竖不求人，只是怕给别人添麻烦。没事儿在家里练练书画，翠竹一竿，苔石数点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欢乐是自己的，完全不象刚退下来那会儿，整天的憋闷不自在。

门铃响了，是谁？我门前冷清惯了，真来了客人，反倒觉得新鲜。

“孟局长，你越活越年轻啦！”来人一脸的笑，他太瘦，眼角的皱褶隆起得很深刻。

他是谁？我仍在糊涂。

其实，他也在打量我，见面话虽然说得怪热乎，可我看出来了，他对我也很生。

保姆连忙沏茶，递烟。

“我是曾连发呀，你真忘啦？”他不住搓着两手，很着急。

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我猛然想起来了，他就是

曾家村那个赶牛车的小把式，一晃几十年，他头发也白了，怪不得我认不出。

“孟局长，你我都还活着，这就是福气。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我早就不是什么局长喽，叫我老孟吧。”

“不，应该叫孟先生。打小我就这么叫你。”他的话音微颤，说得我眼睛隐隐发湿。

我一下子想起了抗日战争。那年，党派我到冀中平原上的曾家村开展工作，公开身份是教书先生。连发那会儿还是孩子，有事没事总爱到我屋里聊天，日子长了，他多少也能识文断字，写起金木水火土了。他人很精灵，可并不知道我的底细。我第二年就离开了曾家村，胜利后也没回去过，他怎么打听到我的？

“孟先生，京门深似海，我这次来首都，是下了好大决心哩！你那年走了以后，我还时常挂念，听说你做了大官真高兴。我嘛，是内战打起来那年参加的队伍，一直打到海南岛。揍跑了老蒋后，我就留在了当地，在国营农场当上了场长，后来又调到农垦局做副局长。当然，我们那个局和你们是无法比的，不是一个级别。”

“你进步满快嘛！”我为他高兴，“可你至少比我要小十来岁，怎么头发全白了？也不去理发店染染？”

他却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。我混了大半辈子，

好不容易才熬了个全白，这就是资历。”他的神色极认真。

“你还没退下来？”

“不放心呀，拖了几年。可上边有新精神，看来是绷不了几天啦！”曾连发笑了，有点苦。他点燃一支烟，看看我，想说什么，又有点犹豫。

我看出来了，说：“有话就讲，要不，来回上千元的飞机票不是白花了么？”

“孟先生，你还记得那件事吗？”他眼睛里闪着光。

我奇怪地瞅瞅他。

“就是鬼子把二槐、大顺他们几个抓走修炮楼的那天下午，我赶车去城关镇拉货，你不是追上我，托我买一台油印机吗？我办到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地下党。这也正好说明，我从那时起就参加革命了。你说是不？”

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很遥远又十分清晰。我为他的记忆力如此好而吃惊。他可真绝，竟把旧黄历翻出来。但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的确用那台油印机印过抗日传单。

“孟先生，我说话就是退下来的人了。你比我明白，离休干部享受的待遇有几道杠杠。如果从参军算起，我只能归入解放战争这一档里，假如你能给出个证明材料，我理应是‘三八式’的老革命了。这里面的文章可就多啦，级别待遇大大地不一样

呀！”曾连发只顾激动地说，烟头灼疼了手指，这小子连眉头都没来得及皱一下。

我站起身，让皮鞋在地毯上来回蹭着，我的脚步有些沉重。

“怎么，我说的不对？”他也站起来，跟我走到窗前。

“连发，噢，老曾同志，”我揉揉脑门，“你把这看得过重了，等你真的退下来，什么都会看得淡了。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”

“我都是白头翁了，没有必要从头越。不就指望着离休待遇了吗？革命几十年，这些还不是应该的！”

“证明那件事的材料，我当然可以写，也是实事求是嘛，不过，还得讲点组织手续吧？”

他的眉眼又漾出了笑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估摸着，会有人事干部和你联系的，哈哈。”

隐约地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小车把式的影子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很精灵。世间秋风又几度，人这一辈子，有些东西是很难变的。

曾连发走了，连饭也没留下来吃。他满头的银发在霞光下一闪一闪，消逝在远处。

啊，旧人去如梦，残留风景依稀。